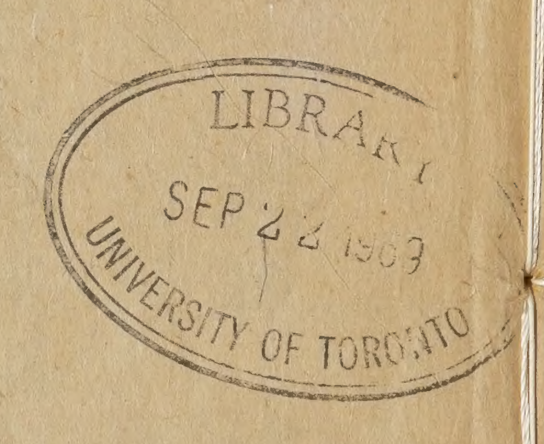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年喪不計閏

今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爲斷遇閏月不在此數蓋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傅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議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詔從之按朞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益可知也

父在為母斬衰

古禮父在為母服期禮記雜記下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云父在為母也喪服篇曰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然猶僅齊衰也明太祖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自後遂為定制

婦為舅姑三年喪

婦為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禮經

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朞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欲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鶩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閭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隱含獨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啖牲見媪連毆之媪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扃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有為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祊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爲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禴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未可信也葢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者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冢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幷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畿內者聽假日往還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東郭墦間之祭雖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冢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
吳漢等皆過冢上冢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冢明帝遂有
上陵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侍子郡國計吏皆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
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
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為朝
制自東漢明帝始葢自西漢時早有上冢之俗明帝遂
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為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
書求上先人冢鮑永椎牛上苟諫冢魏武祭橋元墓又
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麗德公亦有上冢事兩漢以
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足葢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葢猶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葢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葢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

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為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為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渦山之尾初學記作咼山論衡作滑山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敖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緦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喪服記

改葬服緦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緦非主喪者則無服矣衞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議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譏之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棨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葢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

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缾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齋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證張淏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圉侯李信成坐為太常丞相侵神道為隸臣

又霍光傳光夫人後大其塋制起三出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葢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凡封窆用綍去碑注樹碑于壙前以紼繞之用轆轤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人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
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
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
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
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
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
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索之
象孫宗鑑東皐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既葬
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
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
間物所以懸窆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為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贊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窆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為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

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氷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罘碣石等雖非冢墓亦彷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爲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棺上老舌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改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苟晞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甍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甍宋武武帝自为墓志銘司馬温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昊辨識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

過大冢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上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李齋古碑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

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啟壙其東墓之柩端題曰燕靈王舊舊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

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衞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傳梁任昉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有解者戒子孫世世以此訪人昉五世孫寫以問欽說欽說方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至敷水驛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即莊子所謂石槨銘之類也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譔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

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費昊所瘞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殁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信云譔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荊公集中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旣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

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文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是濂或仿此歟温公謂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覩之謂誌銘可不用也賈褒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貴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盡非也湧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垂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何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宜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実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謂之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孫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末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遜傳魏收为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作銘陸卬不知以为皆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牲繫綍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南史虞荔傳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館則六朝時已直名曰碑）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覆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

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幷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祔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愼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長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為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以病劇兄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為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勅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為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比蔡

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上太常司徒議謚法魏書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議謚不應謚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謚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濫者接

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爲議謚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翺亦謂行狀謚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棱劾尚不免多虛譽何况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譔又何怪乎虛詞讕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樂石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樂石蓋本嶧山碑文有刻之樂石之語而襲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爲磬始皇嶧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謂之樂石（以磬乃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樂石也文士通用之於碑碣誤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日必素服撤樂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

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彈烏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爲古無忌口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之旣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爲則與其過而去之毋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荀訥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有忌時忌年益爲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音樂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

得不作樂方慶謂禮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舊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禮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爲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楊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寶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爲一候人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行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

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則金爲之殺金日鬼則火爲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陰陽往來多以七日爲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天之道也禮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歟然以七七爲限經傳並無明文王棠謂古禮諸侯七虞以七日爲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蓋因虞禮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譔昌

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日以七數之及陰陽家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云云棠謂日以七數之者卽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實不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爲舉哀（國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爲之行長禮）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閹人孟鑾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齋北齊武成帝寵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續發又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爲請僧設齋此則倣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齊也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爲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

唐李翺集有楊垂讜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翺以爲非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傳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獻后謂琦曰當初立他爲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焚于錢爐矣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壙

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爲春秋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劉土爲牀曰化臺而刻

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具茨山下預爲墓區偃臥其中李適營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先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旣歿而民爲之立祠者葢自文翁朱邑始漢書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先爲桐鄉令後入爲大司農臨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桐人果爲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書周嘉爲零陵守卒吏民頌其遺愛爲立祠焉王渙爲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陽亭西每祀輙絃歌之許荊爲桂陽守卒桂陽人爲立

廟樹碑祭形在遼東有恩信既歿吏民爲立祠此皆死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爲立祠王堂爲巴郡太守葺義爲廣都長吏民皆爲立生廟又李憲既誅餘黨猶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爲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唐書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遷魏州州人又爲立祠呂諲治荆州有惠愛荆人構生祠諲沒人又以錢十萬徙祠于府西朱史李穀入相淮陽民數千

詣闕請立生祠張亢傳其祖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詣闕請爲立生祠事見君臣相遇傳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舊唐書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逍遙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處爲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書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

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葢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因謁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歸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爲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爲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傳士謙爲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悼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爲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

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各遂廢若唐世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請下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請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以祠堂為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仁宗建阿朮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為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塐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塐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塐像者其祖先眞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則尚多塐像陸魯望建祠塐己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塐像乃公大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

帝乙爲偶人以象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范蠡去越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廁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玉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泥塑木刻戰國時皆已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謂之道鼻莫如大口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

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眞身塑像寺中此又後世眞身塑像之始

陔餘叢考卷三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刻書書册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縞等充詳勘九經官於諸選人中名能書者寫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尙書左丞田敏進印板九經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門亦載刻書始於後唐沈括筆談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爲始于馮道奏鏤五經又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百萬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于世是

刻書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而元微之序白樂天長慶集亦云繕寫摹勒衒賣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筆談亦謂板印書籍唐時尚未盛曰尚未盛則已有之也河汾燕閒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爲刊書之始刊書與抄書難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尚未盛行直至五代時始有之當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書甚艱故耳胡應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類稿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

板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頃刻印千百本此卽活板法也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則幷用木刻尤爲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爲起於明代葢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卽今書冊也此恐未必唐時如鄴侯插架三萬軸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微之序樂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尚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變而爲印摹卷軸變而爲書冊

刻時文

雲谷卧餘載楊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衆大約有四種曰程墨則科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舊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於蘇杭而北方賈人市買以去天下羣奉為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有房稿刻本有書賈從利考朋友家抄得牕課每篇酬錢數文持去發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活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稿亦云成化以

前世無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提學考卷也按明史萬歷十五年禮部言舉業流弊太甚請選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進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趨向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草書其名即今俗所謂畫押而因據魏志司馬懿將統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入請帝發之已書詔傳人於帝前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欲帝速押詔書也以為此帝王書押之始是固然然謂是時帝王之押即自署名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書一諾字後漢書黨錮傳所謂南陽宗資但畫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

批答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猶用藩王禮凡牋奏皆批諾諾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畫諾者實書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之批答寮屬猶祇書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乎北史齊後主紀穆提婆等賣官乞書詔後主速判文書二十餘紙各作依字（北齊書各作花字）則北齊帝王畫押尚但作依字而不自書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字可字之類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是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謂漢魏帝王之押

即曰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卷蓋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之押即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唐宋固無不署名齊太祖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眞學巳手迹下名答報表疏又陸倕戲何敬容苟既太大文亦不小斛律金不能署金字齊神武指屋角示之唐狄于署于字乃逆上畫之時人號爲穿鋸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時則并有以押代名之例袁文甕牖閒評記張乖崖一扎後面云知昇州張押字自手而不書名方勺泊宅編亦記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雜識云前輩簡帖皆前面書名其後押字即以代名不復書名也近世士大夫不以押字代名纔百餘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

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據此則宋時進呈文書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代名然韓琦君臣相遇傳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則古人進狀狀尾本有書名之例

燒香

趙彦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尚書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已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

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又江表傳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也高似云緯略亦云

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爲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祝聖放

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藝文類聚梁元帝時荆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爲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至以麪爲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曾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鱗介云云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鴿爲壽坡翁詩記取金籠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又倦遊錄云王丞相生日羣籠雀鴿以獻開籠一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尚有捨豢六畜者

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傳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爲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慕關壯繆侯之政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命籤典謁然則神前設籤起於唐世也又袁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彥文尚書與其子元晉初不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壬癸辛雜識臨安太學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

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一語爲口實按國服爲之息一語本不甚了了鄭衆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鄭康成因釋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億度之詞蓋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

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註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爲之主放與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人爲主放與他人亦恐未確盍如今之中保爲之居間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註云每萬得利二千故百萬之家得二十萬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鄭康成註國服爲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萬泉則催一千如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

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但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請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此後世言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錢爲率著爲令然韓琦疏又云令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國初官民貸回鶻金歲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耶律楚材言曰

貸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請以本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詔見楚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

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秉忠言官碎計官民欠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從之見秉忠傳又布魯海牙宣撫真定以富民收息不踰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

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貲住京師

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

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

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

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

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

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

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

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並共寫合同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為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註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則已擘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煖為孟嘗君之薛收責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註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又韓策或謂韓公仲曰秦操右契而為公責註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此即今

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聖人執左券而不責於人
史記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則左券
亦可以責取者北史盧同傳請令軍功立明文案即給
以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統軍位號勳人甲乙及
斬級被傷之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
號月日一付勳人一各行臺此亦本古人合券遺法蓋
不特民間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偽也又官
曹文案於紙縫上鈐印魏晉律令謂之款縫顏師古云
應作𨪐縫𨪐刻也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處恐有
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謂之𨪐縫今紙上署縫猶仍舊
名呼為款縫耳按此亦合契遺法也黃伯思謂梁御府

所藏前代法書皆有朱异唐懷克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謂之押縫則并移此法於書畫矣元史桑哥折印縫持其半以陷人徹里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也今尙書省折卷破印豈非教吏爲奸然則雖有鈐縫之法尙不能防弊宜時俗僞契之紛紛不止也

馬褂缺襟袍戰裙

元扈從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戰裙短褂亦曰馬褂馬上所服也疑卽古半臂之制說文無袂衣謂之𧟌趙宧光以爲卽半臂其小者謂之背子此說非也旣曰半臂則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馬褂其無袖者乃謂之背子耳 背子卽古裲襠之制南史柳元景傳薛安都着絳衲兩當衫馳入賊陣玉篇云裲襠其一當背其一當胸朱謀瑋駢雅裲襠[illegible]

也劉孝孫事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
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則唐初已有其制唐書韋
堅爲租庸使聚江淮運船於廣運潭令陝尉崔成甫着
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唱得寶歌請明皇臨觀又曾
三異同話錄有貉袖一條云近歲衣制有一種長不過
腰兩袖僅掩肘以帛爲之仍用夾裏名曰貉袖起於御
馬院圉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着以其便於控
馭也此又宋人短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僅起於唐
宋按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半袖問帝
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短袖由來久矣北史周武帝着
短衣享二十四軍督馬縞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

武官服缺胯襖子三品以上皆紫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是缺襟之制亦起於隋唐時至戰裙之始按國語鄢之戰卻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註跗注者兵服自腰以下注於跗則今之戰裙蓋本此也郯之戰屈蕩逐趙旃得其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頂

輟耕錄記元大德間有回回巨商賣紅剌石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累朝皇帝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憐吉歹嘗郊行天暖欲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跳

碎御賜玉頂王不啻貴又有猴盜者（使所畜猴入人家竊物）在韶州旅
邸服繡衣琢玉爲帽頂又元史仁宗爲皇太子時淮東
宣慰使撒都獻七寶帽頂却之據此則帽之有頂元制
已然遼史重元傳興宗賜重元四頂帽二色袍則帽頂
之制并始於遼也

韈膝褲

俗以男子足衣爲襪女子足衣爲膝褲古時則女子亦
稱襪男子亦稱膝褲左傳不脫襪而登席漢書王生謂
張釋之曰我襪解爲我結襪此男子稱襪也洛神賦羅
襪生塵李白詩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杜牧詠襪詩
纖纖玉笋裹春雲道山新聞窅娘以帛繞足素襪舞其

中此女子亦稱襪也秦檜死高宗謂楊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稱膝褲也是以呂藍衍言鯖謂襪即膝褲然今俗襪有底而膝褲無底形製各別按炙轂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則古時襪之制正與今膝褲同豈古之所謂襪本如今膝褲之制後人改爲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則稱襪一則稱膝褲耶

釘鞵

古人雨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間多用釘鞋不知起於何時按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不行士多亡歸朱泚惟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曜

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釘鞋行肝荳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鞵之名始見於此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鞾聲徹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鞾其令朝官爲軟底皮鞵冒於鞾外出朝則釋之此又釘鞾之見於記載者也

眼鏡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豅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書張此物加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

又於孫景章參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僾逮又郎瑛云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予疑即文選中玉珧之類及霍子麒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鑲二片可開合而摺疊之問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豐南禺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予得之二十年無用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尚罕見也吳琰菴集中有謝屠公餽眼鏡詩呂藍衍亦記明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書其來自番舶滿加剌國賈胡名曰靉靆云則此物在前明極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

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瓈所製後廣
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跂暇日記
史沆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牘故
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晶能照物
但未知作鏡耳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
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寖廣團扇
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癸辛雜識倭人
聚扇用倭紙爲之雕木爲骨金銀花草爲飾并有作不
肖之畫於其上者七修類稿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

命倣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爲之按陸深春風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予見南宋以來詠摺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即此也又按洪容齋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書諸扇又豐坊云家有趙彥所書摺扇金章宗題摺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則摺扇非始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猶多用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綃裁扇又團團及團扇家家畫

放翁之詩直至永樂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蓬窗
續錄亦謂貢自東夷永樂間乃盛行客中閒談又謂之
撒扇永樂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爲
之南方婦女猶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
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摺扇有用絹者陸儼山有揚妹子
書摺絹扇郎瑛又謂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齊褚淵
以腰扇障日通鑑註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
此恐誤唐時尚未有摺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葢
以後世之物妄爲附會耳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爲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牀席間可以憩手

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天祿識餘以爲卽此器也然曰夾膝則尚未有夫人之稱其名葢起于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又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自注云世以竹几爲竹夫人也又黃涪翁云趙子充示竹夫人詩葢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予爲名曰青奴陸放翁亦有詩云空牀新聘竹夫人羅鶴林玉露亦載李公甫謁眞西山丏題西出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有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又今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衾中煖脚謂之湯

婆子或以對竹夫人按此名雖不經見然東坡有致楊君素札云送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然則此物亦起於宋并名當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稱也

連枷

農家登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國語管仲對桓公曰農之用耒耜枷芟韋昭註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之癸辛雜識引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拂師古註拂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此連枷之見於書傳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

人專以爲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禾稻罕有用者宋慶歷初知并州楊偕上所製鉟連枷詔藏之秘府又狄武襄亦以鉟連枷破儂智高則并用之爲兵器矣按天官青棓亦作榔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

滿江紅船

江船之巨而堅實可重載者曰滿江紅董穀碧里雜存云明祖初得和陽欲圖集慶與徐達間行以覘之至江濱歲除呼舟莫應有貧叟夫婦二人舟甚小欣然納之是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具雞黍留宿厥明發舟老叟搖棹口中打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明祖元旦得此吉語與達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

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稱滿江紅云

牛皮船

西番一帶山巒陡險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爲船者按後漢書匈奴傳北匈奴遣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鄧訓傳任尚擊迷唐羌縫革爲船置𥴨上以渡河晉載記慕容垂擊翟釗軍於黎陽爲牛皮船百餘艘欲渡以誘之北史室韋國以皮爲舟又嘉良夷有水闊百餘丈用皮爲舟以濟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縫革爲船白香山蠻子朝詩云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巂州道路遙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沙江汪世顯傳宋兵屯萬州世顯從上游鼓革舟徑渡

囊其兵速哥傳帥帥攻蜀至馬湖江以革為舟夜渡是牛皮為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然沈攸之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周世宗親攻壽春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則內地亦有用之者明史唐龍傳時吉囊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乃用牛皮為渾脫渡入山後然渾脫非船比乃縫羊皮吹氣令飽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塡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塡呂藍衍言鯖謂牂牁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在貴州界內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此說非也今貴州水西一帶即羅甸鬼國余嘗官其地皆崇山峻嶺並無江河安得有蚌蛤之屬此器多出自廣東沿海一帶按方勺

泊宅編謂螺塡器本出倭國而藍衍訛爲羅鈿而附會之誤矣周密駕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橚諂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磯奏捷之類賈相乃大喜則螺塡當作螺鈿爲是

骰子四緋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然其時乃窰燒成者事見七修類稿而說郛云博骰本以木爲質唐世鏤骨爲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實竅中故溫飛卿詩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今骰子於四上加紅亦有所本言鯖唐時投瓊惟幺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轉未定連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遂相沿至今云按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骼又曰明瓊袁文甕牖閒評作投子盞取投擲之義俗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劉信於義祖前爲博戲擲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赤此即所謂六紅也

葉子戲

品外錄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于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歐陽公亦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袁文謂此唐之讖也葉子二十字拆其字上半乃廿世字餘木字

湊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馬令南唐書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即今之紙牌也遼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葢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云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卽陞官圖所

由本也東坡文云流俗經營徜來惴惴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乎外也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第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其大擾擾爭其細見黃常明詩話可見此戲唐以來已有之王阮亭謂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爲之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老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註其下其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爲詳備而趙明遠亦有彩選格見沈作喆寓簡又宋時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爲上洞以漸至蓬萊大羅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與三最下者幺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王珪宮詞有云盡日窻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列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今陞官圖一名百官鐸有明一代官制略備以明瓊擲之定遷擢有贜則降罰相傳爲倪鴻寶所造又有忠佞陞官圖有嚴嵩楊椒山諸人則以人品優劣定勝負矣又有判爲三教者各以彩色定進身之途則亦選仙之流也遼史興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則眞以骰子選官矣見耶律儼傳

不倒翁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雖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集中有詩考之摭言則唐

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盧汪連舉不第賦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舉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爲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特其名不同耳

掃晴娘

吳俗久雨後閨閣中有剪紙爲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婦詩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陰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澤州人而所詠如此可見北省亦有此俗不獨江南爲然矣又其序云所以使民免一溢之患則不獨祈晴又以

之祈雨

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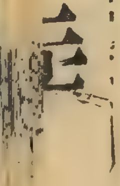
假面蓋起於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以逐鬼後漢書禮儀志大儺之儀以木面獸爲儺其濫觴也至如高齊蘭陵王長恭潔白類婦人乃着假面與周師戰於金墉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又齊神武圍玉壁城中出鐵面拒守神武命元盜射之皆中其目宋狄青每戰帶鐵面具此假面之見於史傳者則以鐵爲之軍旅所用也老學庵筆記政和中敎桂府進面具桂帥進一具少之及開視則一副共八百餘件老少妍醜無一相似此則後世俳優之假面耳

本草

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爲書今合而爲一非古本也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尚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唐初尚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陶宏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志寧李勣等修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經及諸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藥石其謬誤

至四百餘種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太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是志寧等所修本草與別錄尚爲二書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也宋以後則合諸書并爲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書益詳備矣按時珍傳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愼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至時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水品



鐵圍山叢談記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進數百匣郎瑛引之謂格古要論及劉貢父所云多年老冰爲水晶者誤也又引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及寶貨辨疑有烏水晶以爲非冰之証按今水晶出於閩之漳州其用遍天下無人不知而瑛乃多引書傳以証其爲石中所產可見嘉靖中此物猶未盛行也又夷堅志水精出信州靈山下惟以大爲貴今信州並不產此而漳州所產白者最多又有茶色者曰茶晶墨色者曰墨精又有淺紫者深紫者而尤以綠色爲貴皆生於山中初不冰產也土人云山中產晶則其地先有氣如烟尋而掘之往往得晶其產亦無常處有產晶久而掘空

者有素不產而忽生者別有一種髮晶晶中有髮縷縷可數或以爲髮落水中遇氷結成然漳州水晶生於山並非有水衝激而成也

琉璃

俗所用琉璃皆消融石汁及鉛錫和以藥而成其來自西洋者較厚而白中國所製則脆薄而色微青按漢書西域傳罽賓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紅縹紺紫綠十種琉璃呂藍衍以爲此蓋自然之物非藥石所爲者然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取以鑄器則鍊石爲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論衡陽燧之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爲器仰以向日

則火至蓋即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爲之之証余在粵東有西洋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亦搽石鎔汁并鉛和藥而成並非藍衍所云自然之物也

料絲

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繚絲字郎瑛謂誤也料絲出于滇南以金齒衛者爲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點之方凝然後取以爲絲極晶瑩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耳王文格海月菴

觀燈詩有新樣鷺看出洱河天機文斷水微波等句葢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談亦謂絲燈始於雲南有丹陽人潘鳳者隨楊文襄公至滇得其法歸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陽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實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實始于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萬縷必非方塊琉璃葢即是今之料絲耳然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爲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藥煑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與石湖添記事詩家新賦料絲燈自註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

此品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尚未有此物也

金魚

出海經睢水有文魚郭註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懷篇文魚兮上瀨是文魚古原有之然六朝以來未見有形之賦詠者則其種尚少戴埴鼠璞云東坡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解此語及倅杭州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是此魚始于錢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後王公貴人園池相望豢養之法出焉又岳珂桯史云都中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鯽爲土鯉次之貴游多甃石爲池養之飼以小紅蟲初白如銀頂漸黃久而金矣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

瑁者尤可觀據此二說則金魚在北宋時尚少祇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後始盛今則遍天下矣

京師炒栗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煼栗名聞西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煼栗十枚來獻自白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煼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窖菜唐花

蔬菜花卉可以人力培護令非時而預出者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火待

溫氣而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悉奏罷又後漢書鄧太后詔凡供薦新味或鬱養强熟或穿掘萌芽悉宜罷之通鑑唐易州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太宗惡其諂免官此今之所謂窨菜也周密記馬塍藝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糞以牛溲硫磺盡培漑之法然後筧沸湯於坎中少候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堂花今曰唐恐堂字之訛王阮亭詩試燈風裏見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或謂西瓜自元世祖時始入中國然元初方夔已有食

西瓜詩所謂縷縷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掐膚紅者也
夔梂浙之淳安人是時浙中已有之則非元初入中國
可知矣南宋天方回亦有秋熟詩云西瓜是爲渴割裂
青瑤膚又文信國吟嘯集有西瓜吟云試出金佩刀斫
破蒼玉瓶陸儼山枝閒雜記云金時王予可南雲詠西
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鸞斜捲隴頭雲則金時已有
之矣按歐陽公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
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始食西
瓜土人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
中國東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嶠而始見於塞外尚未入
中國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

代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臺灣則并種於秋至十月採取貢入京以備臘月　廟祭之用臺灣在閩海東則西瓜又可稱東瓜矣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呂宋國能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肱枕蚓菴瑣語謂烟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問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

日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兒時尚不識烟爲何物
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據此則烟草自崇禎時
方盛行也

陽湖 趙翼 雲崧

干支

顧寧人謂古人但以干支紀日其年月時則别有所紀按月令章句大撓採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乃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干相配以成六旬是干支本以紀日也爾雅紀年則有焉逢至昭陽十名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紀月則有陬荼畢娵皐涂之類周禮硩蔟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註日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地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王逸註攝提格歲在寅也孟陬正月也庚寅日也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許氏說文後序永元困頓之年孟陬月朔日甲子可見古人以攝提等紀歲陬訾等紀月甲子等紀日劉恕通鑑外紀序謂甲子紀歲自王莽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云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自此以後無不以甲子紀歲矣然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之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

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妊於壬陳揆於癸是干支之義本貫於十二月又不特以紀日也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於十二分野矣淮南子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按爾雅釋天歲名篇大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則雖有閼逢等名而曰在甲在乙是亦未嘗不以紀歲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則不得謂自莽始也蓋干支之義所該者廣甲子與攝提格之類字雖異而義本同古人惟恐年月日時易混故分別紀之後世趨於便

易故年月時概以甲子紀其實一也且三代以來及周秦之書除楚詞呂覽數語外亦未見有以攝提格等紀歲陬涂等紀月者則古人亦早以其煩重而不盡用矣至吳孫皓國山碑文以重光大淵獻紀日則又失之交文山吟嘯集有異人詩其題云歲祝犁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涒灘則反以古人紀歲者來紀月日此又陶詩甲子紀年之義未可議其誤也元史康里脫脫傳時仁宗以皇子在都武宗未至術者推算兩命曰重光大荒落者有災旃蒙作噩者久長重光者武宗年幹旃蒙者仁宗年幹也此又或史家用古名以入文字非元時尚以此紀歲也

干支配五行

以干支配五行雖屬術家之學然其理甚微葢古人通乎陰陽之故故以十干位五行之正而其中又有流行消息之理如日月疾徐有氣盈朔虛之不同故又制十二支以通其變此卽河洛之精理也後世惟術家用之學者遂不復措意抑知三代以來如管子春以甲乙之日發政夏以丙丁之日發政國語晉文公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舅犯曰十二年必得此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左傳申叔儀乞糧登山呼庚癸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久以之協時令而參陰陽葢

非以干支配五行乃干支從五行出耳

二十四節氣名

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於淮南子天文篇及漢書歷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餘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於周公今按國語楚范無宇曰處暑之既至韋昭註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可見皆周制也然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啓蟄雨水等名目則夏時已有之第三代以上驚蟄在雨水前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註亦曰夏小正正月啓蟄

漢初亦以驚蟄爲正月是漢初驚蟄猶在雨水前其後改雨水在正月驚蟄在二月者邢昺疏謂始於劉歆作三統歴然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則漢武時已改顧寧人謂起於四分歴當是也至如管子云春十二地氣發十二小卯十二天氣下十二義氣至十二清明始卯十二中卯十二下卯夏十二小郢十二絕氣下十二中郢十二中絕十二大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其紀候俱以十二爲節又小暑轉在大暑之後皆不可解房元齡云此但齊國所行不及天下也

按漢已改雨水在驚蟄之前而新舊唐書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此不知何故

豈唐又改從古法至宋而定令制耶又漢書歷志先穀雨後清明新舊唐書則皆先清明後穀雨宋史亦同

太歲大將軍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動土者必避其方按漢書天文志在寅爲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太歲厭勝所在又王充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世俗起土興工凡歲月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則月食於巳子寅之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必須作厭勝之法懸

五行之物如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食東家東家懸炭是太歲避忌之法漢已有之其太將軍之稱歐陽公集古錄載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嘗見周密以爲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謂是年元帝二年太歲在子又揚雄傳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二辰也如丙子歲則太陰在甲戌抱朴子有諸皐太陰將軍之稱術家蓋本此按漢書王莽號其將軍曰歲宿則以太歲爲大將軍并起於新莽矣按集古錄所云則大將軍係歲後二辰今術家則卽以太歲爲大將軍

日十二時始於漢

古時本無一日十二時之分左傳卜楚邱以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言一日只十時也其見於史傳者記日之

早晚則日平旦日日中日日之夕又如史記天官書旦至食食至日昳之類記夜之早晚則日夜半日夜未央日夜向晨又如漢書廣陵王胥傳雞唱時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之類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時也況古人尙以甲乙丙丁戊分夜之五更謂之五夜若其時已有甲子乙丑紀時又何得以甲乙紀夜乎又淮南子曰出暘谷爲晨明登扶桑爲朏明至曲阿爲旦明至曾泉爲蚤食至桑野爲晏食至衡陽爲隅中至昆吾爲正中至鳥次爲小還至悲谷爲餔時至女紀爲大還至虞淵爲高春至連石爲下春至悲泉爲懸車至虞淵爲黃昏至蒙谷爲定昏是古時一日夜尙分十五時且其所分

之候晝多而夜少其以一日分十二時而以干支爲紀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厯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杜預註左傳卜楚丘十時之語則旦夜半曰雞鳴曰平旦曰日出曰食時曰隅中曰日中曰日昳曰晡時曰日入曰黃昏曰人定是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亦已分十二時而非十時矣蓋厯家記載已用十二支而民俗猶以夜半雞鳴等爲候也

十二相屬

會三異同話錄云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其屬體皆有虧如鼠無膽雞無腎馬無角牛無齒兔無脣之類惟三物配附不合洪蘖暘谷漫錄云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

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十二相屬前輩未有明其所以取義者曩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以相屬之奇數爲名鼠虎龍猴狗俱五指馬則單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爲名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也王鏊之論則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惟子午卯酉則三宿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

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郎瑛則謂地支在下各取物之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乃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後足五爪也丑屬陰牛蹄分寅屬陽虎五爪也卯屬陰兎缺脣且四爪也辰屬陽龍五爪也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雞四爪戌犬五爪亥豬分蹄寅爲三陽之勝則暴虎性暴也申爲三陰之勝則黠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雞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兎此陰陽交感之義也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戌亥陰斂而司寂

狗司夜豕鎭靜故狗猪配焉是數說者雖各有詮解然皆未免穿鑿惟鼇論稍優然朱子已嘗有此說而謂以二十八宿之象配之惟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應在南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然則鼇所引二十八宿配合之說亦未爲的也王應麟亦引月令正義所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者以爲揆之十二辰之五行益不相合是則十二辰之說紛紛不定從未有推明其所以然者竊以爲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已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爲得之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

宗遣劉渙使其國厮囉延使者勞問其道舊事亦數十
二辰屬曰兎年如此馬年如此輟耕錄記邱處機奏元
太祖疏云龍兒年三月日奏云云顧寧人山東考古錄
亦載泰山有元碑二通一泰定鼠兒年一至正猴兒年
此其明証也蓋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
以鼠牛虎兎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
不廢耳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謂其俗十二生肖亦與
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之聲爲
欒呼豬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是也然則不特起
於北俗沿於中國且通行於海南諸番矣

十二相屬起於後漢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注謂十二物未見從來又朱子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季通亦無以對今按金史黃久約母夢鼠銜珠而生久約歲實在子此見於金時者也夷堅志穆度以生於酉遂不食雞朱弁曲洧舊聞記崇寧中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請禁天下屠狗此見於宋時者也王文正公遺事記周世宗時張永德遇異人謂眞主已出但觀其色紫黑而屬猪者當善遇之永德遇宋太祖英表與年歲悉合遂歸心焉及太祖即位寵厚無比董昌以讖有兎子上金牀之語謂已太歲在卯遂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即

位此見於五代時者也陶穀清異錄記唐內庫有十二時盤四周有物象如辰時則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午則為馬傳至朱梁猶在侯鯖錄載陸長源以勲德為宣武軍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遠長源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遠之有此見於唐時者也北史後周宇文護之母西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獨孤陁仕隋好左道嘗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此見於周隋者也晉書謝安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後病篤謂人曰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此見於晉書者也王子年拾遺記鄭康成夢

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悟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此見於後漢者也而其時蔡邕月令論謂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必家人所畜之物又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其禽豕也巳火其禽蛇也子亦水其禽鼠也午亦火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又四諱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許慎說文亦云巳爲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者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則未有言及者竊意此本起於

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欵塞入居五原與齊民相雜遂流傳入中國耳王應麟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爲午馬之證季冬出土牛爲丑牛之證此不過因一二偶合而附會之若古已有是則子鼠寅虎之類何以經書中絕不經見惟吳越春秋子胥爲闔閭築大城因越在巳地故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此則在漢之前然吳越春秋乃後漢趙曄君所撰安知非出於長君之附會耶則十二相屬之起於後漢無疑也况西漢以前尚未用甲子紀歲安得有所謂子鼠丑牛耶至如左傳梓慎所云蛇乘龍則謂星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也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

則與十二相屬無與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向來時憲書後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鄉劉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留三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年老者並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飭司天監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分刻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

子平推命

吳青壇讀書質疑云子平星命之術起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宋有徐子平者精其法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子平或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等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云云按韓昌黎誌李虛中謂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是推命之法至虛中而極精然謂起於虛中則非也唐時僧一行桑道茂已擅其術六朝時陶宏景先有三命抄略一書臨孝恭有祿命書二十卷南史吉士瞻年四十不得志就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仗節

非一州後一年當得大郡北史孫紹善推祿命偶赴朝與百官侍於掖門外私謂辛雄曰此中諸人皆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役百官皆爲爾朱氏所害又魏寧善推命北齊武成帝以已生年月日托爲他人者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果崩隋書仁壽初袁充上言皇帝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運轉相符文帝大悅此皆在李虛中之前則非起於虛中可知也史記有日者傳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是漢時已有此法呂才謂始於司馬季主理或然也鄭康成釋天命之謂性已有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語釋我辰安在又謂六物之吉凶

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則干支占命其來久矣

葬術

世傳葬術起於郭璞按晉書璞葬母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規之璞曰當即爲陸已而沙果漲數十里又嘗爲人葬地元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來問帝心甚奇之又南史張裕傳璞爲裕曾祖澄卜葬其父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子孫遂昌璞之術信神矣然謂葬術起於璞則非也周禮疏已有堪輿出自黃帝之語史記日者傳亦有堪輿家曰不吉之語漢書藝文

志有堪輿金匱書十四卷師古注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後漢書王景傳景參記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作大衍元基一書又袁安傳安父歿初卜葬地道逢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上公從之後果累世貴盛又郭鎮傳廷尉吳雄不拘禁忌喪母擇人所不封土趣辦葬事人言當族滅而雄子孫世爲廷尉曰人所不封土則術家所不用者也王充論衡譏日篇謂葬術忌九空地臽宋書符瑞志孫堅之祖名鍾有三少年指以地曰此山下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三十餘步即反顧三人並乘白鶴而去鍾死即葬

其地後子孫遂王江東晉書羊祜葬親建術者云墓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壟術者云尚可出折臂三公後祜墮車折臂果至三公此事亦在璞前然則葬術非起於璞葢漢以來已有之漢以上則不經見王充所謂春秋之時葬埋未聞有所諱也南史梁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則是時并有忌長房次居之不矣隋書獨孤后崩文帝令蕭吉擇地及將葬帝欲自啟吉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宜臨喪此又後世送喪者有避忌之說也王禕青巖叢錄謂堪輿家之說本於郭璞葬書後人增以謬妄之說

蔡元定嘗去其十之二三而朱子亦尊信之以爲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後世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曰屋宅之法始於閩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州楊筠松曾文辿賴大有謝子逸輩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二家之說俱盛行而贛說較復

測字

少此見一拆字者一人踉蹌來問其父之病隨手拈得一字術者曰一者生字之盡死字之初也汝父殆不起

矣問汝父生年云何其子曰丁丑生屬牛術者曰然則爾父不死牛加一畫則生字矣其驗否不可知然思致自佳按此術不知起於何時後漢書公孫述夢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述以爲公孫當貴之兆遂稱帝宗茂傳茂夢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賀曰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此後世測字之權輿然未有專以此爲術者近見王棠知新錄引宋謝石以拆字擅名然此術實不自謝石始北夢瑣言王局觀老道士崔無斁有算術揚德輝欲赴妖人李嵩舉事以叩崔令畫地作字德輝書北千二字崔以手插入北字內曰去郎乖角揚遂不赴則此術歷來

已有之宋時則謂之相字謝石事見寓簡及夷堅志石
字潤夫宣和間入善相字求相者隨意書一字卽就其
字離拆而言休咎無不奇中徽宗聞之因書一朝字使
中貴持往試之潤夫見字卽曰此非觀察所書也據朝
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乎中貴大
驚馳奏召至宮宮之石又爲錢元素相一誧字以卜其
得官曰其監察御史乎誧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宋
稗史建炎間車駕初至杭州有周生善相字執政者偶
書一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右一點配木
上卽爲兀朮未幾果聞兀朮南侵又秦檜趙鼎方不協
各欲引退皆密書一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曰

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曰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曰字左筆下連而入字左筆斜貫之其兆固矣果驗張九萬以拆字著名秦檜召之至偶持一扇柄就地一畫問之九萬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丞相爵國公更何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其後果封申王此皆術之見於記載者

圓夢

黃帝夢大風而得風后夢人執弩驅羊而得力牧此夢兆之徵於人事者其後遂有占夢之術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

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釋菜於四方以贈惡夢毛詩亦有訊之占夢之語左傳城濮之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鄢陵之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果射楚共王中目錡亦爲養由基射死此占夢之最驗者也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記百家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而占夢爲大可見古人

以夢爲重後漢書梁王暢傳王數有惡夢從官卞忌善
占夢王數使卜筮是東漢時尙有占夢之人乃後世無
復以此爲業者鄭瑛謂自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
明矣其理明則不必占也然秦再思洛中紀異錄唐高
祖初起兵夢身死床下爲羣蛆所食心甚惡之智滿禪
師賀曰死是鸞墜床是下羣蛆所食是億兆所附乃陛
下爲萬民所附也後帝登極以太原舊田宅賜師爲興
儀寺寺內有圓夢堂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引南唐近事
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友能圓其夢又洪景盧夷堅志
新城士人黃開赴秋舉祈夢于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
枝丹桂高高折兩朵黃花奕奕香後登第銓桂陽主簿

卒有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朶黃花爽爽開者華而不實之意也又有梅溪子者姓宇文氏精于太乙數且善圓夢以術授樂平人汪經近世圓夢之術葢本諸此

佛

佛教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按衛宏漢紀帝夢見金人頂有日月光以詢朝臣傅毅對西方聖人其名曰佛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於是上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之像並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以來此爲中國有佛之始然許觀東齋紀事謂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劉向列仙傳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于佛經則西漢時已有佛經矣翻譯名

義集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人者也魚豢魏略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隋經籍志亦云（景盧隋志作秦景）是皆西漢時也羅璧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則列禦寇在戰國時已知有佛也論衡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西方聖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則又西周時已知西方有聖人矣故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湮沒其說必有所據（論衡作昭王二十四年隋志作昭王二十二年）葢西東周時雖知有西方異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國自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

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命依其國俗祀之于是中國始有佛祀然其時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習其術者及明帝遣使求經而楚王英即信其術圖其形像齋戒禱祀於是臣下始有奉佛之事而天子尚未躬自奉佛也桓帝於宮中立浮屠之祠後漢書襄楷傳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然則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廟亦始桓帝矣於是上及宮禁矣後漢書西域傳論謂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述者張騫但云地多暑熱班勇雖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傳豈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則佛法俟時而興蓋亦有數焉至雕刻佛像李綽尚

書故實謂自戴顒始顒嘗刻一佛像自隱帳中聽人議否隨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創立寺宇古今原始謂自趙石虎時始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云石虎時王度疏言漢魏惟聽西域人立寺漢人皆不出家今宜禁趙人爲沙門者虎曰朕生自邊鄙享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聽之其後姚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大營塔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後漢書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盤下爲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凡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亦見吳志劉繇傳則後漢之末佛像佛寺已極莊嚴不自戴顒及石虎始也南史戴顒傳亦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顒特精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金身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顒視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果相稱據此則佛

像不始於顯惟聽中國人出家爲浮屠前代無明文按晉明帝時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此則中土人爲僧尼之見于史者也佛姨母瞿曇彌求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載興盛以度女人故延五百歲而漸衰微王阮亭引之以爲比邱尼之始然此乃彼國中人而非中國人爲尼之始隋志又謂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蓋其時民間已私有此風而其後遂著爲令甲耳七修類稿又謂俗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生辰誤也周建子當以夏正爲二月八日矣

佛經字數

妙法蓮花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二萬七千九十二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一百八十七言佛

頂尊勝陀羅尼經三千二十言阿彌陀經一千八百言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六千九百九十言實相法密經三千一百五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百五十八言此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見白香山所作蘇州重元寺法華院石壁經碑記謂三乘之要旨備於此矣

諫佛骨表有所本

昌黎諫佛骨表專以自古人君事佛不事佛之國久暫爲言按此亦有所本唐書傅奕上疏言浮屠法謂五帝三王未有佛君明臣良年拜春不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人髡髮至

石苻乃弛厥禁而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云云
又姚崇戒子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
而興祚不延國亦隨滅梁武身爲寺奴胡太后以六宮
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
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豈抄經鑄像力耶此
二事又昌黎表所本也

觀音像

胡應麟筆叢王弇州觀音本紀皆謂古時觀世音無婦
人像而歷引法苑珠林太平廣記諸書以證之晉義熙
十一年梁州刺史楊收致以罪下亦其友郭宣及父處

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經十日夜夢一菩薩慰以大命無憂俄而枷鎖自脫張興妻繫獄晝夜念觀音經一沙門蹴之曰起起俄而枷脫然戶閉無由出又夢前沙門曰門已開矣果得出王球在獄念觀音經夢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文見一車轂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畢覽隨慕容垂北征陷敵入深山失路念觀音經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至家沙門法義得病念觀音經夢一道人爲刳出腸胃洗畢還納之遂愈又一仕宦妻爲神攝去因作觀音像虔奉之夢一僧救之得蘇據此數事當時夢見者或沙門或道人明乎其非婦人像也王胡二說固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南宋

甒龍友題以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洪景盧夷堅志董性之母素持觀音普門品經忽病死其魂呼救若觀世音挽苦有婦人瓔珞被體相好端嚴以右手把其臂挈之偕行遂瘳許洄妻孫氏臨産危苦萬狀默禱觀世音恍惚見白氅婦人抱一金色木龍與之遂生男又壽涯禪師咏魚籃觀音詞有空而佳公部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約敗夷堅志徐熙載宋程氏反泰觀音熙載舟行將覆呼菩薩名得免旣歸毋夫日夜夢一婦人抱汝歸果不爽則觀音之為女像宋元明已然不特此也北史齊武成帝酒色過度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成一美婦人食頃

變爲觀世音徐之才療之而愈由美婦人而漸變爲觀
世音則觀音之爲女像可知又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
陳亡後入隋隋亡後過江至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
皇后爲尼不以他名而以觀音爲名則觀音之爲女像
益可知此皆見於正史者則六朝時觀音已作女像王
胡二公尚未深考也又今世所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亦
見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
鎖自脫又有人負罪當死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
聞赦之此經遂甚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經本景裕
爲高歡開府屬時所譯者也

天王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談藪記唐天寶間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敕諸道立像郎瑛謂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異志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於城上大若數間屋遂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西王母

世以西王母為女仙之宗出列子及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山海經有西王母綈几戴勝之語因而漢武外傳遞相附會遂有七夕

會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陳湯傳又作王母鼓鼓寡聲相近也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為女王也七修類藁亦云猶之國名女真人姓胡母未可謂女真國胡母姓之皆女人也蓋山海經及汲書皆因爾雅西王母三字遂造為穆王西巡之事竟成典故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則用之於詞賦矣史記造父御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則并入之史冊矣後人又附會作穆天子傳有白雲在天之謠則更創傳奇體矣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

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則且盛于祠祭矣晉書張軌傳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之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又沮渠蒙遜襲卑和至鹽池祀西王母寺中中有元石神圖因命張穆作賦則并處處有祠廟矣然史記條枝國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後漢書大秦國傳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北史大秦國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終皆恍惚之詞也

王子晉

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簫作鳳鳴遇道士浮邱公

按以上牘餘年後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緱山舉手謝時人而去按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鬭王欲壅之太子晉諫韋昭註晉蚤卒不立則仙去之說並無明文

安期生浮邱伯

世以安期生浮邱伯皆爲列仙之徒史記封禪書欒大云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又郭璞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是也然安期生實學黄老之術者史記樂毅傳河上丈人以黄老教安期生數傳至蓋公爲曹相國師教相國以清淨爲治而齊國大治蒯通傳安其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授以官安其生不受而

去則安期蓋隱君子也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又遣子郢與申公從之俱卒業則浮邱伯實儒者也

容成御女

道家別有一種採補之術本于容成公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後漢方術傳泠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劉向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又漢武故事上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數禱于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病篤上令再禱神君曰霍

將軍精氣少壽命勿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今不可救也遂薨上嘗請其術行之有效益卽容成術而又從女施之于男者

八仙

世俗相傳有所謂八仙者曰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李曹國舅呂洞賓又女仙二人藍采和何仙姑按太平廣記神仙通鑑等書臚列仙蹟纖悉不遺並無所謂八仙者胡應麟謂大概起于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因而展轉附會成此名目云今戲有八仙慶壽尚是元人舊本則八仙之說之出于元人當不誣也其中亦有數人見于

正史者其餘雜見於稗官小說多荒幻不足憑姑摘錄以質之有識者張果見舊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徵恒州張果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鍾離權見宋史陳摶傳陳堯咨謁摶有髽髻道人先在坐堯咨私問摶摶曰鍾離子也又王老志傳有丐者自言鍾離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棄妻子去呂洞賓亦見陳摶傳謂關西逸人有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捷頃刻數百里數來摶齋中此三人者皆見於正史尚或可信韓湘子者相傳韓昌黎之從孫即韓詩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者也然公詩中絕不言其有道術而酉陽雜俎青瑣高議等書轉以此詩附會謂湘能爲頃刻花公未謫前湘

先有秦嶺藍關一聯現於花上公子藍關而湘適至故公足成之云按唐宰相世系表湘乃老成之子（昌黎有贈姪老成詩）登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初不言其有異術惟昌黎有徐州贈族姪一首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曰族姪則非姪孫也探妙知天工蓋不過如星士之類能推人貴賤故下又云期我語非佞當爲佐時雍也而湘則隨昌黎至嶺南（昌黎有宿曾江口示湘詩曾江即廣州增城縣江也）并非如徐州族姪之能知天工也而轉以藍田詩附會之其爲荒幻更不待辨矣鐵拐李史傳並無其人惟宋史陳從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本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

李八百授以丹鼎之術則宋時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間然不言其跛而鐵拐也胡應麟乃以神仙通鑑所謂劉跛子者當之然劉李各姓又未可強附續通考又謂隋時人名洪水小字拐兒亦不言所出何書則益無稽之談也曹國舅相傳爲宋曹太后之弟按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嘗有成仙之事此外又別無國戚而學仙者則亦傳聞之妄也道山清話記晏殊乃仙人曹八百托生所謂曹八百者豈即其人耶然又非國戚也何仙姑者劉貢父詩話謂永州人續通考則謂廣東增城人曾達臣獨醒雜志謂宋仁宗時人續通考則又謂唐武后時人傳聞之訛已多歧互至

藍采和者太平廣記謂常衣破藍衫一足靴一足跣夏則絮冬則臥於雪嘗入市持大拍板唱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元遺山因以入詩有自驚白髩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之句又題藍采和像云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著藍衫老同向春風舞一場是藍采和乃男子也今戲本又硬差作女粧尤可笑

世所傳鍾離權故事宣和畫譜有一則夷堅志潛確類書丹鉛錄各一則

張果故事明皇雜錄獨醒志類書各一則

李鐵拐惟續通考及類書名一則其他書不經見

韓湘子故事靑瑣集酉陽雜俎仙傳拾遺各一則

呂洞賓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鍾呂傳道記雅言雜載靑瑣集談苑獨醒志輟耕錄摭遺古今詩話貢父詩話東坡詩話西溪叢語竹坡詩話庚溪詩話鶴林玉露各有一二則夷堅所載更有八則其散見於說部書者尙多或輯爲呂仙外史亦可觀也

曹國舅惟續通考類書各一則

藍采和故事太平廣記續仙傳各二則能改江南野錄載陳絅學仙嘗醉歌有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之句則又以爲陳絅歌也

何仙姑故事貢父一話續通考獨醒志各二則

張眞人

秦漢以來但有方士爲神仙之說無所謂道家者以老聃爲道教之祖張陵爲大宗則始于北魏寇謙之而唐時乃盛行至信州龍虎山張氏世襲封號則又自宋始也按三國志注及邵氏見聞錄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爲漢寧太守此張陵之始末見于傳記者也胡氏筆叢及續通考又引道書謂陵乃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後隱于廣信龍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至興安雲錦洞鍊丹三年青

龍白虎繞其上丹成餌之年六十而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鶴鳴山老君授以秘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復煉大丹餌之漢永壽二年功成道著乃以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子衡而自與夫人雍氏白日昇天時年百二十三歲其四代孫盛復來居龍虎山云按通考所述雖頗誕幻然張陵之後遷于龍虎山其流派大抵如此通鑑亦云張魯子自漢川徙居信州龍虎山也然魏晉以來但私相傳授而未尊于朝廷世說註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此人間奉道教之始也至北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張陵爲天師授以雲中音

誦新科之戒服食導引口訣之法又遇老子元孫李譜授以圖籙眞經劾召鬼神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使佐北方太平眞君乃奉其書獻于魏明帝朝野多未之信獨崔浩深信之勸魏主崇奉乃迎致謙之弟子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此朝廷崇道教之始也即瓊山謂雲中科戒即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服氣導引即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圖籙眞經即後世符咒攝名之術所由起銷鍊金丹即後世烹鍊丹藥所由起然是時雖發于寇謙之而謙之自云繼張陵爲天師又太平廣記梁武初未知道教因問貞白詣張天師道裕乃爲立元壇三百所而通考亦

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眞教冊贈天師爲太師可見六朝以來早有天師之稱矣天寶中旣令其子孫嗣眞教當已世襲但其封號字名史不經見通考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淸觀蠲其租稅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卽瓊山謂此張氏賜號之始然無階品徽宗崇寧二年賜張繼先亦僅號虛靜先生續通考繼先隨上入宮諸妃嬪爭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各契其意中舉一柄扇稽首書曰保鎭國祚與天長存則上所御扇也上奇之命禱雨輒應金人犯汴欽宗又召之至泗州天慶觀作頌曰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潛潛書絕而化金人亦以是日陷汴京又夷堅志張虛靜天師斬同州白蛇一事謂虛靜乃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已解復隱于峨嵋山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王棠知新錄云宋時有林太守者逆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宋子謂人人尊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疏必有可觀惜已不傳不知當時如何施行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乃賜張宗演靈

應冲和眞人之號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張天人担家敘請宋李有司人者元世祖密遣使問之司大謂使者曰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至元十二年果驗而司大已死乃召其子宗演崇奉之十五年又爲建正乙祠於京師以其弟子張留孫居之嗣後張氏繼襲者屢有加號進秩至一品明太祖以張正常爲眞合金兵舊稱天師之號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歲初正二品授元時所封本號眞人而明祖謂應改其天師之號葢其時朝廷雖封曰眞人而世尚稱爲天師然則天師之稱直自六朝以來不替也

